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七十四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張埁幼青參閱

丘文莊公集

議　丘濬

定軍制議 選練畿郡民兵

此議從遠恐難驟見之施行然如此設置京畿之兵日可俟已

蘇試定軍制一策于漢唐宋軍制之得失瞭然明白、就其三者而論之、宋之禁軍、不如漢之踐更。漢之踐

更不如唐之府兵。三代之制。不可遽復。必欲復古之漸以壯國勢。以省國費。皆莫若唐府兵之盡善焉。然唐行之未百年而中變者。何也。蓋府兵之制。無事則番上宿衛京師。有事則調發出征四遠。雖曰寓兵於農。暇則耕稼。然軍府雜郡縣之中。士卒混編民之內。其他徭役科征。未能盡蠲。況又承平日久。兵政廢弛。番易更代。多不以時。非法徵求。分外驅役。此其立制非不善。而其行之既久。終不能以無弊也。設使當時知其弊之所在。補其罅舉其偏而振其所廢墜。雖至

今存可也惟今聖朝建國幽燕直隸八府之地蓋古幽冀之域也杜牧所謂山東河北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所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耐辛苦敎五種本兵矣他不能蕩者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半唐自天寶末失此地其後藩天下之力以經營之不能得其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有敢窺者必欲使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由牧此言觀之則今日京畿之形勝物力天下莫敵焉可知已彼

區區叛將以逆犯順苟得地之形便尚敢以拒王師況居萬乘之尊有萬方之衆而又據形勢之便者哉文皇建都於此餘六十年矣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武備不無少弛往時一衛以五千六百名為率今一衛有僅及其半者甚則什無二三焉朝廷非不知加整飭歲遣御史分部清勾而法司亦往往謫有罪者戍邊然終不能復國初之舊臣愚過為遠慮切恐自茲以後日甚一日失今不圖恐後愈難於今矣請於國家常制之外於京畿之中別為寓兵之法用唐人之

意而不泥其故迹因今日之便而不變其常制不識可乎請試言之今京畿八府其順天保定眞定河間永平五府寔居輦轂之下所轄十七州八十九縣若見丁盡以爲兵可得四五十萬使今日京輔之間有此勁兵則國勢自尊國威自壯覩彼列屯坐食之衆游手豢養之徒益有間矣萬一臣言有可採者請敕大臣集議若於舊制無礙治體有益民情不拂即委有心計知治體之臣專主其事講求利害的然有利而無害然後見之施行每縣因其原設里社制爲隊

伍一以所居就產為定里社丁戶有不足者移其少而就多使之整然有定數每一里百戶分為二隊隊五十名立二總甲(視軍衛總旗)每隊分為五小甲甲十名(視軍衛小旗)又合十隊為一都甲(視軍衛千百戶)而屬之州縣州縣屬之府其十年輪當之里甲咸仍舊焉凡民差役如皂隸柴夫等類科派如歲辦和買等類一切蠲除之歲惟養馬納粮二事他賦役皆無焉其民籍十年一造如舊例其兵籍每歲季秋一造籍不以戶而以丁丁以三為一單丁則合諸他每丁自備軍裝器械

如軍伍制。有司歲時閱視。有不如度及頹壞者易之。民年二十二附籍。五十八免役。尫羸篤廢者除其名。秋粮量減其額。或三而去其一。或五而去其三。兵不番戍。粮不調運。歲十月上其籍於兵部。五郡謂順天等五府之兵。分屬五軍。州縣各爲教場。月一點操之。每府又闢平衍地爲一大教場。孟冬農隙。兵部奏遣該府都督一員。帶領將卒於此召集民兵。依京操操練。分命御史監督之。而糾其不如法者。兵部遣官按馬政。工部遣官閱兵器。事竣。各具實開奏。遇有征行。按籍起

調。又見京輔之屯條　所謂養馬之政。計村莊有民居五十家以上者。立一馬廐。不及數者合諸其鄰。每三丁備一種馬。俗所謂騍馬。併力養之。晝則分牧。夜則合飼。擇其中有物力材幹之人。立為羣長。每春種時。督其民計丁種粟取稈。種豆取料。至秋成時拔萁以收。預為倉場積草料於近廐之地。以為牧養之費。民無地者。官給之。凡境中原額草塲。為勢家奏取為莊田者。一切查理還官。分給於民。非但養馬。兼蓄驢騾。以為駕車運遞之用。孳生之馬。有壯健者。印烙畢。即俵散壯丁。俾

其騎操官特點視有疲損者罪其人如此則國家不徒得兵而且有馬矣詳凡牧馬之政條或曰五郡切近京師應內外百需所出百役所萃今一切罷免從何措注請下各部查勘順天等五府每歲夫役若干物料若干通計該費若干然後行下戶部計算天下秋糧夏稅鹽鈔坑冶課程等項名色之數歲入凡幾何舊積凡幾何經費之外預備之餘酌量多寡足以備用無闕其有羨餘者別爲收貯以爲此五郡僱役之直買物之費凡此五郡常年合用夫役官爲計工定直出

此錢雇閒民以代之當此即宋人雇役法但宋人取錢於民令取於官凡雇民役必先使之當過然後逐月予直如當過正月於三月朔日予之凡此五郡每歲令辦物料官為先事計筭出此錢隨時估以代之售如此不徒寬民力以足兵備亦可以收市井游惰之民而官府所需之物皆得寔用官吏不多科擾民矣然則國計僅足不能有餘則如之何曰設法措置隨時通融損有餘以補之損不急以足之大約計順天一府一歲所費不過用二十萬其餘郡府不過十萬或五七萬耳土宇之廣民物之衆國家歲入夏入稅糧見

今二千六百二十三萬餘其他鹽糧課鈔亦不下千萬之數捐此五六十萬之費以寬今日纖甸之民以復古人府兵之制以壯國勢以張國威內以固京師外以懾夷狄其於國計亦無大損或曰昔宋韓琦刺民兵於陝西亦謂得唐府兵法而司馬光六上章以為不便其後不十年果以之運糧戍邊大為民害皆如光所言切恐既籍民為兵之後而州縣科差如故既受有司之役又有征戍之苦民愈不堪也臣為此議惟仍州縣之舊而不屬之軍衛所謂點操者月惟

一行。非若宋人保甲之類數也。農隙教戰。朝委將領惟於冬月一行。必與御史俱焉。兵不番上。粮不調運惟於三時農事之隙。開通溝洫。築堤引水。以備旱潦。或修築京城。以為急切之備。或幹運京儲。以實近邊之闕。除此之外不許他役有他役者。必坐以罪。況此五郡之民差役繁重。不聊生也甚矣。一旦得此優閑如出湯火以就清爽之地。上感國恩。淪肌徹髓。其懽欣鼓舞。銘刻思報。為何如哉。此法倘行。非但可以足兵亦可省費。內可以壯中國之勢。外可以懾外夷之

心立法既定行之久而成俗隨時制宜補偏起廢又有待於他日之良臣賢輔焉

州郡兵制議　稽查軍籍

按前代州兵皆無定制或以土民自守或以禁兵出屯或選自戶籍或出自召募或因有警而民團結皆是因其土地之宜隨其民俗之便或多或少或廢或置不惟無常制亦無常數惟我國家自平定之初則立爲衛所以護衛州縣衛必五所所必千軍而又分藩列閫以總制之而有都衛之設其後也改都衛爲

都指揮使司文武並用軍民相安百有餘年其視漢
唐宋之制可謂大備矣然承平日久兵備不能無弛
軍伍不能無缺舊例遇有缺伍衛所差旗軍於其原
籍徑行勾補其流之弊乃至所勾至者反少於所遣
之人得不償失於是用言者計每歲分遣御史清勾
然亦徒有其名無益於事近有建言欲稽御史所勾
之數以爲黜陟然亦徒害平民無益軍政臣嘗考歷
代之制皆是草創之初軍伍數少而其末世乃有冗
濫之失惟我朝則是先多而後少何也前代之制率

因一時。而隨事制置。惟我 聖祖、則斟酌古今、立爲一代之制、使子孫百世遵守焉、方其初制爲軍伍也。內地多是抽丁垜集、邊方多是有罪謫戍。歲月既久。姦弊日滋、或改換姓名。或變亂版籍、或潛行析戶。或自私分居。彼此相隱。上下相蒙。遂至簿卷難清、挨寃無迹。其間丁盡戶絶者、固亦有之。而正戶固在。而旁累他人者。亦不能無也。爲今之計、乞敕兵部過行清理、凡天下都司衛所、俱要造册、開具本衛若所原設額數若干、見今寔在若干、缺伍若干、不問存亡、備細

開造具其籍貫及充軍緣由仍行戶部行下天下布政司若府州縣亦要造册開具各州縣軍戶若干見在充當者若干挨無名籍者若干彼此照對以見其寔在之數其衛所見在食糧者若干缺伍不補者若干兵部類以奏聞會文武大臣集議所缺必設何法然後軍伍足數以復國初之舊必須不拂民情而致其生怨不爲民害而激其生變講明根究至再至三然後見之施行如此則僉論之中必有良法善計不徒然也夫天下之事譬如器用然有新必有舊而壞

者又爲之新製則其用不窮矣今日之軍伍可謂舊而壞矣失今不爲之製吾恐日甚一日積而至於無餘一旦有事而必欲用倉卒之際其將噬臍無及矣國家大事莫大於戎國步之安危所係運祚之修短所關誠不可不加之意也彼爲其臣者不爲遠慮其意只欲苟且目前以貽其責於後人葢以官非世有故也若夫 聖明之主承 列聖之鴻業以傳之萬萬世之 聖子神孫烏可不爲之遠慮哉

列屯遣戍之制　　京軍戍邊

臣按漢人疆埸之間既已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又藉京師之兵夫內地有寇可出京師兵以平之若夫邊圉之寇必須用其邊兵何則蓋邊兵生長邊陲慣于戰鬬知虜人之情狀識道路之迂直且復屢經戰陣目熟心定若京師之兵則驕奢脆懦目所未嘗見身所未嘗經況受命而總兵者皆 天子之勳貴報効而從征者皆是權貴富豪子弟欲希功以得官耳非實有材勇欲敵所愾以建功業也一至邊城已既不能戰反役使邊兵之善鬬者爲之給薪

水。供草料。及至虜退而論功。方且虛張功次。奪邊兵之鹵獲。攘其首級以為己功。是以邊城之軍。一聞京軍之來。無不解體者。（今京兵已久不戍邊矣）為今之計。緣邊一帶。分定疆界。專責邊將守禦。不得已而出京軍。止用以為邊城之聲援。如大同則于應州。或渾源州立一大營。宣府則于懷來。或保安立一大營。其他遼東并薊諸處皆然虜少入寇。則各邊自為守戰。虜大入寇。方許奏請京軍。如虜寇大同。京軍則于應州駐劄。虜寇宣府。京軍則于懷來駐劄。兵法先聲後實。每調一千則稱五千

用以為邊城之聲援。非其力果不能支。而京軍不得貪功冒進。如此。則各邊將卒畏京軍之擾害。且奪其功。無不奮志效死矣。

戰陳議 車戰

按車戰之法。中國與中國人戰之法也。何也。彼此皆用車戰。而相遇於平原曠野之地。故可用堂堂之陳。正正之旗。若夫中國與夷狄戰。其地則險阻也。其人則步與騎也。吾之車之布也不成列。其動也不能行。是坐以待用也。幸而不敗可矣。而欲用之以克捷取

勝不亦難哉。自車法不行之後。後世之用車者。如衞青李陵之類。皆不過用以齋載而已也。不然則用以禦虜之衝突。未有能用之明明以取勝也。且三代之世。分爲列國。故常有疆場之事。以中國與中國戰。則車固在所用也。若夫罷侯置守之後。四海一家。不幸而盜賊竊發。制之於早易與耳。所以養兵卒以備征伐者。大抵爲四夷。當用我所長以格之。禦之不使入吾境斯可矣。所謂車戰之法。寔無所用之。政不必慕復古之名。而爲此不急之務也。或曰用之出境以越

險隘攻夷狄。車法似不可用。若夫用之以守中國之地。何不可之有。臣謂車戰之法。我用而彼亦用之。地有不平。物有所扼。非獨我不可行。而彼亦不能行矣。如此而用車。何不可之有。惟我用之而彼不用。彼以萬人之衆。穿地以為長塹。溝之上積以所起之土。不日而成。則吾之輸有所扼。馬有所制。而不得行矣。車尚可用以為馬駕車則決不可用矣

車戰議　車制

按古者車制。用四馬駕之。每車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制太大。利於守而不利於戰。可以行近而

不可以行遠。行易地則易。而險路則難。體製重而轉動為艱。一車之費。動至千百。成造非一二日可具。且人皆不用。而我用之。非獨用之戰陳為難。則雖行之大陸通達。亦有患杌隉者矣。惟晉馬隆所謂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所謂鹿角車營者。以車為營。而人居其中。架鎗刀於車上。如鹿角然也。今其制雖不可考。然自古車有兩箱。而此車獨以偏箱名。則其偏為一箱。可以意推矣。蓋大箱者大車也。一箱者小車也。惟其車之小。

故可行於阨隘之地。而且戰且前焉。臣覩今世有獨輪車。民間用以般運者。一夫推之。而或用一二人以前挽。似亦可以爲戰具。然其制亦爲兩箱。偏載則傾攲。推行頗遲滯。臣家嶺南嘗經行海北地。其所造小車。獨輪無箱。若因其制而改以爲戰車。一可以戰。二可以前拒。三可以爲營。四可以衝突。五可以載軍裝。六可以舁病卒。且其費不多。千錢以下。可具一車。中途有損。不用匠而可修。逢險阻則舁以行。遇急難則棄而去。大率一車用卒五人。一人推而二人挽。二人

執兵仗以輔之。凡五人者之食具衣裝。皆載其中。中途有一人病者。則以人舁物。而以車載人。夜則環列以爲營。可免士卒夜夜立柵挑塹之擾。其車之式。具於分註。乞下有司計議。如有可采。行下工曹。依式製造。就令隊伍中二十五人爲五車。其於成法。無有變更。其於行軍。不爲無助。

其車之式。用兩木。圍九寸。長九尺者。爲轅。轅之首斜彎而起。中以受軸。爲獨輪。其輪徑二尺有五寸。以板爲之。而不設輻。中爲死轂。又於施輪處前後

五六寸許兩轅上、各加一橫木、前二後三、又於後橫木近輪處、鑿爲二孔、用二小彎木條、貫其孔中、引而屈之如弓狀、繩縛其端於前橫木上、有所載則以繩繫於其上、又於輪之後兩轅下、用木爲足與軸等、其後橫木上、施數蓐以爲坐席、席之下兩足間、施竹箄以盛食器、箄中刀斗用具、亦載其中、其轅首交合處、其高準馬胸、用人手執之爲準、鑄鐵爲利器、如耕犂樣、冒於交轅之首、臨戰用以當敵之馬胸也、去轅首尺許、又橫施一鐵條長尺三

四寸許上列齒以架刀鎗而轅之旁其前後各為鐵鐶四左右各二前繫鐵鎖後係鐵鉤聯車為營之際前轅相去稍遠則用鎖繫之於鐶後轅緊相俟旁則以鐵鉤搭其鐶彼此相維以為固又於後鐶之次左右各加以大鐶駐車時用刀或鎗貫鐶中而立焉彼兩軍交鋒之際則列於前以拒馬以代鹿角敵來衝突一夫推之而前四卒各執刀鎗以夾持之趨前以當其馬胸又用木或革為摺疊牌立於車上以蔽推車者大抵其車不用雕飾其

不可施斧斲處，只用麻繩縛紮，每車上各具刀斧斲各一，及板木繩釘之類，以備急用，

水戰議　舟師之始

考齊世家太公會舟楫於盟津，則舟師自武王時已有之。蓋以濟河也。其後春秋時，孟明濟而焚舟，亦皆在乎河，然亦暫以濟爾，非若吳楚之人用之則專以戰焉。昔人謂吳人以舟楫爲輿馬，以江海爲平道。是其所長。吳人以舟師伐楚，又越軍吳舟戰於江。伍子胥對闔閭以船軍之教，比陸軍之法。大翼者當陸軍

之車小翼者當輕車突冐者當衝車樓船者當行樓車走舸者當輕走驃騎公輸船自魯之楚爲舟楫之具謂之鉤拒退而鉤之進則拒之又以歷代史考之舟師可以進戰之處東南之師趨三齊者自淮入泗而止劉裕伐南燕舟至下邳是也趨河北者自汴入河而止桓溫伐燕至枋頭是也捨舟登陸尚得半利趨關中者自河而入徑至長安王鎮惡以蒙衝小艦至渭橋是也水陸並進可得全利此皆以舟師進者也若夫舟師可以守之處塞建平之口使自三峽者

不得下。此王濬伐吳楊素伐陳之路也。據武昌之要使自漢水者不得進。此何尚之所謂津要根本之地也。守采石之險。使自合肥者不得渡。葢韓擒虎嘗因以滅陳也。防瓜步之津。使自盱眙者不得至。葢魏大武欲道此以寇宋也。扼其要害。使不得進。此皆以舟師守者也。

兵器議 制弓矢

按考工記於弓人一事、取材既各以其時、而凡析幹液角合膠與筋用漆與絲、又莫不各有其法焉。嗚呼

古者於一器之小而委曲詳盡也如此此其器所以無不良而用無不效功無不成也歟況五兵之用用之以威天下者惟弧矢之利爲大上而天文戈戟殳矛皆無其星而弧矢之象特懸於穹蒼之上易之制器尚象五兵之中獨言弧矢是兵莫大於弓矢也臣於前旣言凡軍伍人欲各執夫一器而皆兼夫弓矢蓋以人之始生必懸弧矢此男子生而所有事也有事之大者莫大於軍旅敵王之愾以衛國家委質之義盡忠之節誠莫大焉必有所事於此然後盡其爲

男子之事也雖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凡事皆然況戰陳乃國家安危人命死生所係者乎尤不可不利其器也今制弓矢造自州縣然地勢燥濕異氣人力巧拙異能官吏勤怠異心往往備物以塞責取之不以其時造之不得其法造完而進於內帑苟具其數不求其良積以歲月質損而體變一旦有事出以為用多有不堪因而誤事也多矣臣請自今以後凡造弓州縣計其歲所當造之數俾其具物料工費

○凡○造○兵○器○皆○宜○統○于○司○坐○精擇善製者任之

解官朝委有巧計臣僚專督製造仍行下出產弓材

之處俾其處材必以時擇材必以良而司工者又必依彷古法順天之時隨物之性用人之能如此則弓無不良矣雖然人力有不齊弓矢亦不可一例而造必以斗石為量用漆書其上自二石以下至於六斗凡數等仍行教閱將官於凡軍士皆較量其力之所勝著為石斗之數散弓之日按名如其數給之如此則不徒費民財而所造之弓皆有寔用器良而與人力相稱所向無有不成功者矣

器械之利一　用弩

臣按自昔談兵者皆以弩爲中國之長技故漢兵器以弩爲尚將軍有强弩積弩之名而其用人則有材官蹶張之目平城之圍陳平請强弩傳兩矢外向夏侯嬰徐行弩皆引滿外向淮南之反亦欲以强弩臨江而守卜之亦願與臨菑習弩者請行死之與夫弓弩持滿抱弩負闌（盛弩箭箙）見于周亞夫韓延壽之傳自古用弩以取勝見于史傳者不可勝紀今世則惟用弓矢而所謂弩者隊伍之間不復用矣意者有神機火鎗之用以代之故不復置歟然以臣觀之二者皆

不可偏廢也虜惟弓矢一事。今我既用弓矢。又用火鎗。而又復用古人之弩。則是虜之長兵一。而我之長兵三。以一制三。虜騎欲來衝突。不待短兵接。而我之三技。已斃之于百步之外也。

器械之利二　火藥

臣按古所謂火攻者。因風縱火也。而無有今世所謂火藥者。宋太祖時。始有火箭。眞宗時。始有火毬之名。然或假木箭以發。未知是今之火藥否也。今之火藥用焰硝硫黃柳炭爲之。硝之名見于本草。漢張仲景

方論中巳用爲劑則是漢時巳有矣然陶隱君日華子及宋圖經衍義等書訂未嘗言其可爲兵用也硫黃自海船上來唐以前海島諸夷未通中國則唐以前無此也自古中國所謂礮者机石也用機運石而飛之致遠尔近世以古藥實銅鐵器中亦謂之礮又謂之銃銃字韻書無之蓋俗字也其以紙爲之者俗謂之爆爆者如以火燒竹而有聲如竹爆然也今礮之製用銅或鐵爲具如箭筒狀中實以藥而以石子塞其口旁通一線用火發之其石子之所及者無問

人物皆糜爛然惟用之攻與守也戰則資其聲以爲號令焉近有神機火鎗者用鐵爲矢鏃以火發之可至百步之外捷妙如神聲聞而矢即至矣永樂中東平南交交人所製者尤巧命內臣如其法監造在內命大將總神機營在邊命內臣監神機鎗蓋慎之也歷考史制皆所不載不知此藥始于何時昉于何人意者在隋唐以後始自西域與俗所謂煙火者同至中國歟天祚國家錫以自古所無之兵器五兵而加以一五行而用其三可以代矢石之施可以作鼓角

之號可以通斥堠之信一物而三用具焉嗚呼神矣哉自有此器以來中國所以得志于四夷者往往藉此然用久而人玩敵人習知其故或出其巧智以爲之避就者亦不能無也何也蓋士卒挾此鎗而用之也人特一具自實以藥一發之後倉卒無以繼之敵知其然凡臨戰陣必伏其身俟我火發聲聞之後即衝突而來請自今以後凡火鎗手必五人爲伍就其中擇一人或二人心定而手捷目疾者專司持放其三四人互爲實藥番遞以進專俾一人點放或高或

下或左或右應機遷就則發無不中者矣又宜用紙爲爆其聲與火鎗等者每發一鎗必連放三五紙爆或前或後以混亂之使敵不知所避如此則其用不測而無敵于天下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七十五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朱茂景子莊參閱

丘文莊公集

丘濬

賞功之格　雜着人授錦衣

臣按朝廷立武爵以待有功之臣必親臨行陣者然後爲軍功彼其出入禁旅左右承奉者雖有年勞

當別甄叙我　朝立錦衣衛以掌宿衛官職之設雖與列衛不同而其官則用其能而不用其世蓋所以待武臣之超出群類者也然亦惟武臣之胄而他途不得與焉其選可謂重而嚴矣今世乃有不出自武胄而以變倖技藝進者失　祖宗之初意矣夫技藝之流舊制當屬工部今因其能而用以雜流俾專司（技藝於流屬備工部不惟備戶部旣以當武功者蓋又可得令其其實而增之）其業豈不名稱其實哉顧乃以賞功之官以為恩賜之具彼得之而人識之同不足以為榮彼何足惜遂使國家失賞功之常典而凡親臨行陣出萬死得一

生者皆因之以解體其失豈小小也哉授之以是官固非矣而又使之世襲可乎彼技藝之流有異能者朝廷以特恩授之可也而其子亦豈有異能而使之世其官乎有異能者且不可況無能乎在其身且不可況又延及其子孫乎

賞功議　敍功賞

後世計首級以定軍功賞始于衛鞅嗚呼生天地間而靈于物者人也人與人同類相生以相愛相死以相衛人之理也天之道也世降而偽滋人與人乃相

戕相害均是人也而又殺人以爲功是豈人道當然哉夫自五帝三王之時已有戰爭之事然其人化服即止不至殺戮之甚如後世也至秦用商鞅始上首級後世襲用之以爲當然而不可易百世如一日也

商首功之禍在于此也

後世忍心貪功之人乃至誣平民截死屍以爲功次皆秦作俑之遺禍也臣嘗謂天下之事惟武功一事最難得其盡善而無餘弊何也蓋興師動衆人至多也臨陣對敵機無窮也不殺則不足以退敵而功不成是武之成必在于殺人也是故論功者恒以殺敵

之多少以爲功庸之差等古昔盛時固已獻馘于學宮馘之詩禮者可考也非但秦也蓋至秦乃益盛焉耳今若不用秦之法而于武功告成之日一例陞賞然而勇者怯者同賞孰肯效死而爭先若依舊以首級爲功方其戰酣乘勝之際其勢有進而無退既斬敵首何暇轉而持之非獨爲人所有而敵亦或得以制其命矣二者皆非萬全無弊之法然則果何如而可臣竊以爲自古國家所以賞功者爵與財而已矣爵以名而致貴財以利而致富是名與利富與貴乃

人之所甚欲而甚慕者也以人所甚欲者以爲賞功之具蓋以性命者人之所甚惜身體者人之所甚愛人能舍其所甚愛甚惜之性命身體以爲我操兵戈以禦敵衞生靈以安社稷厥功莫大焉於是乎即其所甚欲甚慕之貨財官爵以報之焉報其已往之功所以作其將來之志非但爲其人蓋爲乎國也然其所立之功有大有小有多有寡有緩有急有易有難不可以一例觀也不可以一例觀亦不可以一例報

功賞厚薄亦因乎時亦視乎柄事之人有盡

然而戰陳之時急迫之際紛亂之中安能一一得其

輕重多寡之實。而權度之不差哉。將使人臨陣而監（有輕有平有不平也）

之歟。則目力所及有限。而不能周。將使人隨衆而紀之歟。則人心所存不同。而不能以皆公。不然則將待其功成而通第之歟。則是非眞贗。又將何所據而分辨。臣竊以爲古人有言。惟公生明。公則已不爲私。明則人不能欺。在已者旣不爲私。自然有以畏服人之心志。而人不可欺已矣。國家當有事命將之時。必於廷臣中擇平日理明而心公智周而性執者以爲紀（又或紀功之人難公而廷議部覈不盡能紀功之所關所以尤難得平也）功之官。使其隨時制宜。權其緩急難易。以定其功次。

使上下通知。彼此保證。一有疑似難明。紛爭不一者。即與移文考覈結正。必須詳實歸一。然後明白開具榜於通衢。如科試揭曉然者。有不公者許其指名開告。其作私及蒙蔽之人。有賍者計賍論無賍者例取其功次。如此雖未盡善。亦庶幾乎。大凡天下萬事莫外於一實。惟實則人心無不悅服。更乞 朝廷下文武大臣。將出軍賞功資次。立爲定式。俾其遵守。原在軍伍長行。及出榜召募者。則一例造冊。其有內外臣僚子弟。臨陣時方行親投報效者。則具名開奏取旨。

此等之徒皆非真有智勇欲為國出力蓋藉父兄勢力乘機欲得進用耳所以懈怠人心激怒士卒者皆此等者為之不可不知也又有將帥遇有征差輒將子弟親識奏請從行及左右使令吏胥之輩其實不會臨陳往往叙作軍功不次陞賞夫以出師取勝非一人智力所能獨成其臨陳奮勇者固為有功然左右將領為之參謀運智以助其所不及協力幹濟以輔其所不能彼此皆不可相無者烏可全謂其無功哉但不可以斬馘論耳為今之計宜多立名件如斬

將搴旗奮勇當先之類。各於本類下次其名姓。并著其所效之實績。若是隨從之人。明書曰某人隨從某官參謀運智或協力幹濟有功。合準作首級幾功。不許混報斬首功次。如此。則事得其實。而士卒效力者不起爭憤之心矣。又有陳亡士卒。以其既死。無人開報。遂至泯滅。今後但有臨陣戰亡者。必須同伍開報。不報者有罪。死者一功當生者二功。其有不曾臨陣而亡者。雖無禦敵之功。亦為王事而死。亦須同伍開報。量加優賚其子孫。

遏盜之機

招降窮治之事

臣按自古論盜賊者多矣、惟宋秦觀之言、最爲切中機要、謹備錄之、以爲後世之鑑、觀之言曰、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云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捲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爲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遯。非有恩

信相結然揭竿持梃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羣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攜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為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蓋招降與窮治是也夫患莫大于招降禍莫深于窮治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畧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師而降之彼奸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

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擄攻刼。而不失爵位之榮。由是言之。是乃誘民以爲亂也。故曰患莫大于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服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節節而疏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脇之民見被汙者必不免也。則將且與其嬰固金木。求手而就斃。孰若逃遁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是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于窮治。嗚呼。自古建平盜已亂之策。莫有過于秦觀之論者。臣自出仕以來。嘗三見反寇矣。其初也皆以官軍輕之反爲所敗。資

以器械甲兵。其勢遂張大。迨其後也。復調官軍懲前日之敗。往往持重堅守。彼遂墮吾計中。一舉而滅之。此已然之明效也。

遏盜議 京師譏察之制

國初於南京設爲四十八衞。每衞各有營。營兩際各爲門。本衞官軍就居其中。遇有警急。趣集爲易。又於五城各設兵馬司。設立弓手。專以巡徼京城內外。即周官修閭氏之職也。又於各坊里巷。立爲火舖。支更守夜。其與修閭氏所謂互欜追胥者。無以異焉。蓋衞

所有定居，則呼召之單易集，廵徼有攸司，則追胥之責有歸　祖宗思患豫防之意深矣，惟今京師𦰡襲勝國之舊，街坊里巷，參錯不齊，而衛所散處而士卒之名隸尺籍者，聚散無常，甚者野處在數十里之外，幸而承平無事，一旦不幸而有意外之變，出於倉卒之間，急欲有所召集，豈不難哉，臣愚欲於無事之先而豫爲有事之備，請稪　祖宗南京舊制，雖然時異勢殊，當守成之後而爲剏始之謀，誠未易也，無已請用　祖宗之意，以爲今日之備可乎，夫南京之衛四

十八。今京衛七十有餘。其衛署隨處散置。中亦有未置署者。且其軍士雖係籍衛中食糧。至其操練以待調發則分在各營。必欲使每衛各為一處聯比其居央有不能者。今名籍在衛所。隊伍在將領。而其所居成祖北征之後兵未及歸當尚在營中至今猶然之地方。則各屬兵馬司也。今京城地大人衆。聚四海之人。雜五方之俗。承平日久人煙衆盛。姦宄實繁。一城之大。僅設五司官僚十數員。兵卒百十輩。而京城內外不下百十萬人家。力有所不周。勢有所不及。臣請每城量地廣狹遠近。添設行兵馬司數處。每處添

設副指揮一員居守，其司署相去，以鼓相聞為限，司前用四木建鼓樓一所，添兵置鼓以支更。每更擊鼓而火鋪則擊柝以相應，凸近及遠，不許雜亂。又於該轄地方，除官民及匠外，凡係見操官軍在地方住者，不分貨籍及上班者，皆俾報名附官最高者，或伯或都督都指揮，無則把總指揮為眾信服者，奏聞以為地方總領，每季一造冊，冊成各為三，一留本司，一送兵部，一送總領官。每季行司兵馬率領本方見居官軍起赴總領官，私居參見，每年四見，此外不許擅

自起倩舊例每兵馬司宜隨地方廣狹添差分管遇有儆急兵部下兵馬司行御史督該司起集該方官軍赴總領處聽用如此則倉卒事起有備無患雖非祖宗設立單營初制然於其間處置得宜運用有方則亦其遺意之彷彿也又京城內外自來街坊因襲前代舊名俚俗不雅混亂無別宜令各該御史督同兵馬司官分界畫圖別立新名每處立一大舖分統小舖每小舖設更夫六名每夜自二更一點起守至四更三點止其初更及五更不禁人行每更二人一

守一巡、其大舖更夫倍之、大舖之立、必在本巷內出
大街口邊對立木樁二、四尺以下懸鐵索三、以截斷
行路、二更一點、以後卽橫絙以絕往來、至四更三點
方開、其他小巷內可通大街處、俱爲柵門、二更三點
卽鎖斷五更一點方開、各行司爲印烙牌數十面、遇
有公事、及人家水火昏喪緊急等事、許先赴行司告
領牌面、遇夜照放、無牌而闌出及擅開者坐以罪、毎
大舖置大銅鑼一面、小舖各置其小鑼一面、遇有盜
竊、卽聲鑼相應、其城中大街及城下皆不必立舖、其

大街中及城下居者，俱分守各巷口大舖。大約京城有南北大街，不過數處，假如崇文門自門至四牌樓為一節，又自此抵城下為一節，每節夜撥馬軍十五名，每夜止巡二更、三更、四更，更輪五騎往來巡邏。其餘倣此。其九門城垣之下，以城為限，每城撥軍之數亦如之。其巡邏之軍，五軍大營每月於見操官軍內輪差。如此，則人家有盜賊之警，而更舖得以閉拒，而賊不得以出入。國家有倉猝之變，而軍士易於召集，而賊不得以縱橫。此雖瑣末之事，而所關係寔大，為圖

遠慮者不可加之意乎臣因是而又有一見焉昔者周幽王舉火以戲諸侯則是三代之時不獨邊境置立烽火而宮禁之中亦有之也今國家運氣隆盛萬無意外之事然臣愚請於皇城中預蓄二高竿猝有（丙子虜入）不測之事即於現島上立之懸紅燈爲號其事緩急（犯將至京師設竿懸燈爲用師節度實本于此而設）以燈多少爲符預以遍告諸總戎大臣俾知其故又（犯不知其然皆以爲興事而驚相告語也）於九門上各立高竿以懸紅燈定多少之數以示緩急之別徧告諸軍以爲進止分散之令如此則不煩三令五申而六軍萬姓可以不言而諭不召而至矣

此亦愚者之一慮也。

牧馬之政　牧馬

臣按古今馬政。漢人牧于民。而用于官。唐人牧于官。而給于民。至于宋朝。始則牧之在官。後則畜之于民。又其後則市之于戎狄。惟我　朝則兼用前代之制。在內地則散之于民。即宋人戶馬之令也。在邊地則牧之于官。即唐人監牧之制也。而川陝又有茶馬之設。豈非宋人之市于夷者乎。請以今日國馬之政言之。在內有御馬監。掌　天子十二閑之政。以供乘輿

之用凡立仗而駕輅者皆于是而畜之其牧放之地則有鄭村等草場其飼秣之卒則有騰驤等四衛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于滁州其後定都于北又設太僕寺于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于南其順天等府隸山東河南則屬于北其後又用言者建議每府州縣添設佐貳官一員管馬政在外設行太僕寺于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焉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文于

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易番戎之馬亦用以給邊也本朝國馬之制大畧如此承平百年無大征伐遇有征行隨用隨足雖不至于大乏絶然求其如前代之雲錦成羣則未焉是葢唐人之四十八監宋人之十八監之遺制也然唐宋行之于內地而今日則用于邊方焉其蕃育生息雖不能盡如國初之盛然惟馬之用亦足而害未及于民一旦拔其已縣之迹而振舉其廢弛之政則　祖宗之良法善政故在也乞命本兵兵柄大臣講求本朝故事及究唐宋之典

以濟今日之所不及。遣知馬政者勘實牧地。其有舊

清牧地亦最難事楊文襄公在陝西淸地不及其半

有而今為人所侵欺埋沒者。咸復其舊。或有山林原

而後王繼川為三邊總督時已深患牧地之為有司

隰可以開墾以為牧地者。開墾之。或附近州縣。有空

累矣

閑地。可以增置監苑者增置之。士卒有逃亡者。則為之勾補。廐庌有未備者。則為之修葺。所畜之馬。若牡多而牝少。則為之添牝。孳生之畜。其種之不良。則為之求良。游牝字特必順其時。騰放調養。各有其法。俵散閑換。各定其規。皆一一講求其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為一定之法。使之永遠遵守。歲時遣官

巡視有不如法者坐以牧放不如法之律必慎擇其官而優覧士卒必覈實放而不爲虛文如此則邊圉得馬之用矣若夫所謂民牧者是蓋宋王安石新法

民閒寄養馬匹馬不得蕃而民病特甚此法急宜講求更易

之遺緒也方宋神宗初行此法文彥博極言其不可而不見聽其後大爲民害神宗自愧不用彥博之言而深知安石之悞而亟罷之是以在當時雖爲民害猶未至于甚也今日之弊臣已詳之于前矣而所以爲之處置亦已具于制軍伍之條之下焉然所處置者特議以行于畿甸五都耳萬一可以通行請下兵

部及兩太僕寺查筭天下馬數，某布政司若干，某府若干，某州若干，某縣若干，及查各府州縣原先有無草場及沒官空閒田地，并可以爲草場馬廄者，假如某縣舊額民若干里，戶若干丁，槩縣馬原額若干匹，羣長若干人，既具其數，遣官親臨州縣，勘實以聞，然後因其已然之法，而立爲救弊之政，必不失其原額，必不拂乎人情，務使官得其用，而民無其害，然後行之，請即一縣言之，某州舊有里五十，羣長千人，馬千匹，今卽就五十里之中，擇其鄉村相依附處，或十村

五村爲一大廒村落相去遠者或五六十家七八十家爲一小廒每廒就其村居以有物力者一人爲一廒長老者一人爲廒老無力不能養馬者數人爲廒卒每廒各設馬房倉囷及長槽大鑊每歲春耕之候廒長徧諭馬戶每領馬一匹者種稗禾若干畝料豆若干畝履畝驗之有不種者聞官責罰無使失時無田者許其分田于多田之家或出錢以租耕收穫之際廒長及廒老計畝收之倉囷之中稗草料豆以飼馬而豆之萁卽以爲煑豆之用按日而出之歲終具

數以聞于官若其馬種即以在官之數充之若其種非良許其售而換之必求其良前此倒失未償之馬五分屬其三徵其二以市種馬凡馬始生則書其月日別其毛色使有所稽考又令通曉馬事者定爲養馬之式鏤板以示之凡一歲游牝騰駒去特皆有其時越其時者有罪凡一日齕草飼料飲水皆有其節違其節者有罰其房庌必冬煖而夏凉其牧養必早放而晚收凡可以爲馬之利者無不爲凡可以爲馬之害者無不去如此則牧養有其道其視各家人自

爲養者大不同矣舊例凡羣頭管領騍馬一百匹爲一羣每年孳生駒一百匹不及數者坐以罪請酌爲中制每騍馬十匹止取孳生七匹其年踰數者除以補他年欠缺之數今年不足明年補之其有種馬倒死者即以駒補足其數本廄生牝多許它廄闕官以牡來易每廄兼畜驢騾以馬爲準牝馬二十畜牝驢一牝騾四所生或驢或騾具數報官官爲造車遇有搬運官物許于各廄起倩無事之日本廄馬戶借用者聽按日計傭收以爲秣飼之用每季本縣管馬官

一行巡視府官則歲一行太僕寺官因事而行無定
時凡其馬之壯老肥瘠逐月開具點視之凡房序有
不如度水草有不如法芻豆有不及數驅走有不如
式皆為修葺處置違者治以重罪是就民養之中而
微寓官牧之意上不失 祖宗之成法下有以寬民
庶之困若中有以致馬政之不失大畧如此雖然其
間之委曲纖悉又在臨時因事制宜補偏救弊也若
夫俵散關換之法具有成規官軍領馬騎操遇有倒
死責以追償是固足以為不行用心保惜者之戒但

馬之給于官軍者。多餧餓損并老弱羸疾者。及至官給草料或不以時。或馬有不時之疾。猝然莫救者。亦往往有之。律文死損數目。並不准除。然一軍之產。不滿十百。而一旦之直。多踰數千。傾家之所有。不足以償。甚至賣子不足以償一馬。與言及此。良可傷也請自今以後。給馬與軍。必具其年齒毛色體質。或肥或瘠。或有疾或無疾。明具于帳。如齒踰十二。或原瘦弱。并有疾者不償。惟以皮尾入官。若雖少壯。而忽然有異疾。先期告官。及衆所共知者。亦在不償之數。申

明舊制。凡馬軍皆要攢槽共喂。如居隔遠。秋冬之月皆俾就近攢喂。半夜以後。本管頭目親行點視草料有不如法及不及數者罪之。其關管草料。則嚴爲立法。不許變賣及將換易他物。買者換者罪同。凡馬倒死。必責同伍互償。若同伍之人。知其馬之老瘠疾病及其人棄縱不理。侵倩與人。剋減草料者。預先告官料理。免其共償。如此則人人愛惜其馬。有不惜者。人共責之。而預得以調治之。則馬無橫死。而人免賠償矣。是非獨以足乎馬而亦有以寬乎軍也。雖然此內

地官軍騎操之馬耳至于邊方之馬所係尤大與其得駑馬而乘之以禦虜又不若不乘之為愈也蓋騎戰非中國所長而中國之馬比胡馬為劣以非常之技而騎下劣之馬以角虜人之所長非計之得也請自今給馬于軍士非良不與而所與者必良與之騎操而不倚之飼秣宜于邊城中擇空閒地為馬廄置長槽或十或五隨其廣狹不為定數不分衛所隊伍因其近便而為飼養之所選其老弱之卒不堪戰陣者專一喂養置大園以貯草支大鑊以煮料逐日遣

官點視。　時則撿其所儲。夜半則覆其所飼採練之日。軍士持鞍就彼鞍騎。無事之時。輪班牧放。逐名調習。或有瘦損疾病。告官調治。如此則馬得所養。而無損失之患。軍得其用。而免賠償之苦矣。或曰。今邊城非一處。處處皆屯重兵。所騎之馬。安能皆得其良。竊考五代時。李克用之立國制勝。所畜不過七千。今東起自遼東。西盡洮岷。其間歷宣府大同延綏與慶甘肅之境。邊城萬里。其馬不翅數十倍矣。然馬之數雖多。未嘗以之臨敵出陣。往往老死槽櫪之間。而責吾

士卒之賠償又不幸而生于邊界。天苦寒而地磽燥。物不生殖而人無畜積。天下之苦莫甚焉。既出其資力以爲國防寇。又責其出財以爲官償馬。以每歲所賜予之衣糧。猶不足以償其遞年倒死之馬。况望飽暖其妻子哉。則是無事之時。無故以是不戰之馬。而坐困我得用之士卒。而使之失所離心。葢亦不思之甚也。昔人有言。帝王之師。以萬全爲勝。中國之所以取勝于夷狄者。以人不以智。以德不以力。以守不以戰。臣愚以爲自今以後邊境一以高城深池爲固

扼其要害，塞其蹊徑。來則拒之，去則不追。凡其制兵

率以步兵爲正，以騎兵爲奇。大率步十而騎二。步軍

步兵十騎兵二猶拔騎多也

一萬，騎軍二千。馬非壯健，不以給軍。軍非驍勇，不以

爲騎。扼之使不得入而已，而不遮其出，拒之使不敢

來而已，而不追其往。如此則無騎兵非良，而馬亦易

于辦矣。或者以爲馬者兵之大用，兵非馬決不能以

制勝。吁此論戰兵，非所以論兵之守也。所謂守者，我

靜而彼動，我逸而彼勞，我大而彼小，我衆而彼寡。彼

用其所長，我捨我之短而用我之長以制之焉，則彼

進不得戰而退可以回自然屈服于我矣

馬政議

市馬養馬

按周人之馬買於民間故立官以為馬質質之為言平也專以質平馬之價直蓋馬之材質有高下氣力有强弱年齒有老壯毛色有純駁故其價直不無多少之異焉而其用之大要有三上焉者以供戎事之用次焉者以供田獵之用下焉者以供冗雜之用馬生於民間而用之於公上不可以空取之也不可以槩取之也空取之則民不復私畜矣槩取之則民不

加芻秣矣。是以三代盛時。其於馬也。於民常賦之外。有餘畜者則官以價直易之焉養之閑廄之中。以備不時之用。卒有國事。民之無馬者。則於是領給焉。其給之也。必書其馬之年齒毛色。與原所買之價。使民受之者有定色。則不敢以駑易良。有常齒。則不敢以老易壯。有原價。則不敢以賤易貴。所受馬在十日內死者則責其賠償。受之未久在十日外死者惟取其皮耳恐其詐僞也在十月之外死者則予之民而官不取矣後世兵民既分。馬養之民。而收之於官。然後

其法細密如此可畧倣以爲椿賠

理重之制

散之於單官府無復有質買之政而馬之死者一切責軍之償在官者未必寔得馬之用而軍民俱受其敝矣近時馬政亦有科錢買馬之令然所得者未必良而給之於軍遇有倒死賠償如故而西北之邊若之尤甚至有鬻子女而不能償者吁可嘆也已臣請自今以後　朝廷酌為中制定為馬價馬之價公私交易皆不許過二十緡違者馬與價俱入官牙行之人坐以違制罪說者若謂物之不齊物之情大屨小屨同價孰肯為其大者臣竊謂天生之物與人為之

物不同馬之良乃天所生。人力不與焉。官府既爲定價。則民間有馬者。不過求多直而皆市之官矣。惟其市之官。所得有限。他市則可多得。以此官之所易者官之給直亦未必全得此民之所以愈不肯售之官也未必得良也。若夫馬之倒死。不責之償。則彼蔑視其馬。而死者愈多。若責之償。則士卒貧窮。何由得錢。臣愚以爲待其死而責其償。不若先其生而爲之備。凡有受馬者。請如周制。書其年齒毛色。及其原價。而又量其材質之高下肥瘠。併書之冊。其馬有死者。誠瘠且老。則不責其償。若其馬寔壯肥而齒未老。馴致瘦

損而死者。則責其同伍者合力償之。同伍有先首及其督責之寔狀。則免其人而惟責償所受者。與夫其馬因公事而死。及其人本善調息。而馬忽然不意暴死者。皆不在償數。此外又立爲馬病及瘦損豫告醫治之法。其馬寔病而死。非由人致。醫證明白。亦不償。

馬政議　求牧地

唐人牧馬置八坊四十八監。其牧馬在岐豳涇寧閒。即今陝西鳳翔府。及西安之邠州。平涼之涇州。慶陽之寧州。其地也。募民所耕以爲芻秣者。其地止於一

千二百三十頃而用其地出以飼七十萬六千匹馬而馬之直至以一縑易一匹今其地固在其中閑田民所不耕者何止一千二百三十頃而已本朝於此地立行太僕寺一及苑馬寺一以司畜牧而苑馬之所轄者凡三十監監皆有馬然監之立百年於玆矣而其馬之蕃盛畧不及唐人之一二豈無其故歟臣考唐制始曰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其後又曰其始置四十八監也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廣千里繇京度隴置八坊爲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皆隷之

由此以觀則其所牧之地又若不專在岐豳涇寧也益跨數州之地凡其善水草膏腴之田皆以爲牧放之所而又得人以司之是宜其馬蕃盛至七十萬之多也今其地固在然皆齊民耕種納租之地一旦奪之以爲耕牧芻秣之所其勢有不可者然當唐之世民皆不耕田納租乎何養馬如此之多也乞勅有司循唐人之故迹由京兆度秦隴以求夫可放牧之地文襄清理牧地已多失其額矣安能更行派改作牧地耶然租入有限而牧畜之利不貲可損此以益彼也必不奪之民必不虧於官然後行唐人監牧之政萬一有可行者其於馬政不爲無助

卷終